

明清時期章回小說選讀： 問題與方法

第四講：

日常生活、慾望與死亡：

《金瓶梅詞話》與小說敘述的新範式——
寫實（記賬簿）、誕幻、雙關與寓言

授課教師：白先勇文學講座 商偉 教授





【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，採取創用 [CC「姓名標示—非商業性—相同方式分享」台灣 3.0 版](https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-sa/3.0/tw/) 授權釋出】


◎本次範圍講述西門慶發跡變泰，逐漸登峰造極、如日方中，進而走向自我毀滅。49回碰到胡僧是個轉折點，胡僧其實就是西門慶的自我，他性器的外化，小說作者將慾望客體化了，性器官變成可以自己活動、超出意念控制的客體，可是西門慶認不出自己，因為慾望是盲目，他完全被它所牽引、宰制。胡僧的不擅辭令、腳程飛快，都象喻性地展現了，慾望就是一股非常盲目而巨大的驅動力量，並且，從胡僧眼睛一看出去，西門慶家裡的一切，全都變成性器的象徵，一切都被他所同化，都成了他的外在象徵，西門慶遭遇了自我的慾望，但他完全沒辦法理解，更無法遏制它，強大的慾望反過來控制西門慶，這是他毀滅的開始，慾望快速膨脹，沒有止境，永遠還要更多，最後超出身體所能負荷。對於西門慶來說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，但是，目標永遠在他能夠企及的範圍之外，因此，他每次都是拿了手邊有的，來替代一個他不能夠企及的，慾望敘述是個替代機制，所以他每次征服的，只是更高慾望的替代品，他總有無法獲致的對象，所實現的都不是終極目標，無法被真正滿足的慾望不斷延伸，沒完沒了，西門慶永遠要這樣走下去，這是慾望敘述的重要機制。到了78回西門慶將死之際，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在加快步伐，一切都在加速，好像知道時間不多，然後突然一個急剎車，隨著西門慶的死亡戛然終止。他所構造的世界，維繫的力量就是西門慶自己，與他人簽的契約、借據等等，西門慶不在了以後都不作數，龐大的家庭和經濟帝國，瞬間崩盤，樹倒猢猻散，我們講西門慶無來歷，也沒有去處，隱含的意思是，他欠缺自然關係的繫連，完全是構造出來，人工、外加的人際網絡，一旦作為中心的西門慶死亡，附著性的因素沒有了，它立刻就四分五裂，十分脆弱。

◎在第15回元宵節，西門家的妻妾們在樓上看燈，外邊的人無從判斷這一家女子都是些什麼背景，有人說是皇親貴戚，有人說是宮廷的內院裝束，也有人說是歌妓，每個人都只看到了一部分的真相，卻又不符合現實，因為外人賴以判斷的服飾，和她們的實際身份已經不能夠對應，也就是說，在正常情況下，這群不同背景的人是不會聚在一塊兒的，但在這裡，西門慶以家的名義把她們聚合一起，這是西門慶自己構造出的人倫關係，而讀者將進一步發現，西門慶構造自己世界的方式跟小說的敘述構造之間，有某種平行和穿插交織的關係。意即跟人物混亂的服飾一樣，小說的語言也是混雜的，就如巴赫汀所說的雜語現象，小說的敘述裡，同樣一章，可能上一段是邸報、政府文件，下一段馬上變成黃色笑話、流行歌曲，它以戲仿、挪用等各種方式，把引文原來所屬的文本內在秩序給打破，原來的文本有它所屬的文類和譜系，在原文內部有自成脈絡和意義的有機結構，而這些不相屬的語言，本不應該聚集在同一個文本中，但如同西門慶納了相異出身背景的眾妻妾們一般，小說語言也含納了各種文類及語言，西門慶所構建的網絡與小說敘述間有某種統一性，當我們在做內容分析時，不僅該留意人物服飾的符

碼混亂，也必須注意到小說語言的密碼也同樣混亂。




◎關於雜語現象，舉例而言，第 49 回寫西門慶與胡僧的對話，實際上，那是他跟自己的對話，但他對於自己的本能和慾望是麻木的，所以他認不出自己。胡僧的話語特別簡單，「有的有的」、「是的是的」，因為他象徵著沒有文飾或文明的外顯本能，他就是原始狀態的功能性語言而已。可是當西門慶和幾個文人官員對話時，則進入另外一個語言世界，文人交往中的外交辭令有一定套式，西門慶原本不太認得字，但忽然間他能說出「僕乃一介武官，屬於撫臨之下。今日幸蒙清顧，蓬華生光。」，西門慶突然掌握了高雅的文人談吐、雅緻的說話方式，且不論這是否符合他的教養和教育背景，重要的是，符合場景的一套語言，西門慶到了這個語言場合，就說這個語言場合合適的話。另一方面，小說還不忘時常把所有不同的語言風格、對話、典故使用，全部集合起來，高下雅俗並置，產生反諷的效果，高雅的語言，諸如詩、典故等等，最為脆弱，它必須在自己獨特劃定的地域裡面，一個區域裡面才能獲得它預期的效果，但小說將其語境化，使之不能保持自身的自治領域，把不同語言陳列、並置，然後讓它們互相污染，打破各自的語言邊界，最後創造雜語的世界，這是小說語言的重要特徵。而就讀者層面而言，小說所包含的豐富語言風格、文類，使閱讀小說的，可以是熟悉黑話、行話，或者是世俗語言的讀者，也可以是習慣看邸報文字，正式公文文字這一類讀書人，或者是士官階級的讀者，讀者界限反而是模糊掉了，我們很難去說它是寫給誰看的，可是在這個模糊讀者界限的過程當中，它反而包容了更多閱讀的可能或習慣，這是一種跨界的方式，也是《金瓶梅》作者，顛覆過去固定形式的新嘗試。

◎閱讀這本小說時，我們必須思考，這套語言它怎麼運作，它的運作機制為何，它又引起什麼效果？首先，它可能沒有對象指涉，**如同履行性話語，上帝說：「光！」於是世界就有了光**，在傳播的過程中，同時創造一個世界，人物之間的八卦，很多都只是捕風捉影，或是有一小部分基礎，但經過誇大，越傳越走樣，每個人都在傳述時加入自我的考量，八卦不只被傳述，它也不斷自我再生產、不斷增殖，最後導致衝突，真正創造了與之相應的現實。第二，小說作者不斷地提醒讀者，必須和語言保持距離，不能完全採用某一視角而不加任何懷疑，以宋蕙蓮之死（374 頁 26 回）為例，在此之前，宋惠蓮已經自殺未遂一次，她還有可能再自殺，因而潘金蓮和賁四嫂來勸她，賁四嫂道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，往後貞節輪不到你頭上了。」蕙蓮聽了以後也不做回答，潘金蓮惱火了，回去之後對西門慶說：「這等貞節的婦人，便拿甚麼拴住他的心？」她們每個人都拿貞節說事兒，可說的立場、角度、結論都是相反的，待她死了，關於貞節的論敘還沒完，她的爸爸

宋仁來鬧事，宋仁的名字就是一個雙關，暗示故事的結局，宋仁送人，把宋惠蓮送到死地，他並非真的在乎女兒，其實他要討錢，他說他的女兒死得不明，「我家女兒貞節不從，威逼身死。」他又拿貞節事情來說，可是我們知道，宋惠蓮可以是任何一種人，但絕不是那種三貞九烈的女子，因此，貞烈在這語境裡到底意味著什麼？她已經得到了想要的東西，為什麼還要死？所以西門慶評論她：「他是個拙婦，原來沒福。」我們始終不太清楚宋蕙蓮的動機，到底是什麼？但絕不可能是因為貞烈的緣故，《金瓶梅詞話》的作者是一位殘酷的作家，他防止我們把它變成一個情節劇，變成一個世俗世界裡非凡的女人，防止我們為她掉眼淚、為她感情氾濫，把它變成某種貞烈的敘述，宋惠蓮本身和其中所有相關的論述，其實都不符合我們對於貞節的認定。另外一點是，這個人死了以後，大家表現地如此冷漠，這事情好像從沒有發生一樣，這也是一種沉默中的震撼，絕不是突然在灰色的世界裡面，出現一位非凡的女性，做了這麼非凡的一件事情，並且，宋蕙蓮死後，小說還綿延不斷地寫，寫到最後發現宋蕙蓮新作的鞋，潘金蓮把它剁成碎片，詛咒她下地獄，把它扔到廁所裡面，把它作為宋蕙蓮的替身，象徵性的第二次死亡。這是小說設的分寸，它要你對這套敘述保持距離。他防止讀者做出簡單的解讀和感情投入。

◎《金瓶梅》這部小說如何構成的，構成的材料是什麼？在《金瓶梅》裡，我們看到大量對於生活細節的描寫，對物質的羅列和展示，菜單、工藝、技巧、禮品單等等，有如日用類書一般，提供當時生活的參照，但如此繁複的物質生活又跟人有什麼樣的關係？同樣的服裝、配飾，每個人都能穿戴，並且隨時可換，它不是性格外在的表徵，它僅代表客觀的地位和財富，你能穿，我也可以同樣擁有，並非專屬於個人的特點，這裡頭對於物質的描寫是外在化的，跟人物的創造似乎沒有內在的關連，而是物質現象的本身，其存在就是目的。另外，這種表現物質豐富性的敘述，又對小說產生什麼樣的影響？小說的作者，藉由物質世界的堆砌，把讀者帶回到他所處的社會氛圍裡，使我們彷彿能感覺到物的質感、色彩和香味等，物變成特別重要的 acting character，將人物的生活背景填滿，把讀者帶回到這個世界那個 moment 的片刻上，它確實是一個填充式的敘述，跟文人的留白是完全相反的態度。另一方面，這個小說的敘述者背後，還是隱含了士大夫的評價，那些大量世俗、物質生活的東西，首先，從正統的道德立場來看，你逾越了身分和社會的秩序，另外一種批評完全從文人眼光來看，那樣的炫富和陳列，是毫無審美趣味，例如西門慶的書房，裡頭有很多東西，滿滿的書、文具、繪畫，像展示廳一樣全部陳列出來，而不像讀書的書房，然當時的文人對於時節、如何擺設、數量等等，皆有一套潛在的規則，商人單純的炫富是不合於文人雅趣的，文人才是最後的趣味仲裁者。

版權聲明

頁碼	作品	版權 標示	作者/來源
3	「僕乃一介武官，屬於撫臨之下。今日幸蒙清顧，蓬華生光。」		蘭陵笑笑生《金瓶梅詞話》。 本作品為公共財。
3	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，往後貞節輪不到你頭上了。」		蘭陵笑笑生《金瓶梅詞話》。 本作品為公共財。
4	「他是個拙婦，原來沒福。」		蘭陵笑笑生《金瓶梅詞話》。 本作品為公共財。